

流年剪影

父亲刚强

■ 彭道宣

1930年7月，父亲彭道安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碧石彭家村的一个穷苦人家，小时候便上山砍柴，下田割稻，跟着奶奶讨饭，带着姑姑卖甘蔗，还在县城某中学当过童工。父亲的少年时光，是用老坛子里的苦水浸泡过的。共产党来了，他才甩掉了穷困，成为县里的一名年轻的革命干部。

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。他说得最多的是，幸亏五姨在关键时刻给他送了一坛药酒，这坛药酒不知道浸了什么药，喝了以后，脚上的伤痛冒得得了，背上的伤痛冒得得了，全身的伤痛都冒得得了。他反复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通常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：左手端着酒杯，右手拿起筷子，夹一块团子肉或豆腐脑，乐呵呵地往嘴里送。

说到过年过节，我们家的大年三十也不一样。父亲通常要求我和弟弟先吃红薯，再吃猪肉，前者是“忆苦”，后者是“思甜”。他告诉我们，解放前啊，你爷爷、你奶奶、爸爸、还有姑姑，能吃到红薯这些东西就不错了，到哪里去吃猪肉？还有鸡肉鸭肉鱼肉呢？今天翻身了，解放了，要感谢共产党，感谢毛主席啊！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带头吃起红薯来，当全家人都吃起红薯来，父亲就显得格外开心。

父亲的严格在本县是有名的。小时候，他经常抱着我去逛街，但不会给我买任何吃的和玩的。我说那包子好

人生况味

小鸟的欢歌

■ 阳宗峰

天刚蒙蒙亮，熟悉的啁啾声欢快地叫开了。

打开宿舍门，碧绿的小叶榕随着海风轻轻地摇曳，几只小鸟在门前的榕树上飞飞啾啾。

我伸了伸懒腰，抬腿向小叶榕走近了两步，仰头、眯眼，打开鼻腔，一股凉凉的、柔柔的海风夹着丝丝沁人的草木清香幽然地润湿了胸腔。

就在我沐浴如母亲轻抚孩童般的清风中，安然地享受这美好的清晨时，一只小鸟轻轻地飞到了我眼前的一条小枝丫上。

它的个头如山麻雀般，小小的身体，尖尖的嘴，浅绿的羽毛，短短的尾，与院子里翠绿的、淡黄的树叶相辉成映，如果不是眼周那一圈白色和脖子下一小撮淡黄的羽毛，如果不认真地细看，还真发现不了这个小精灵。

我站在树底下，它就在我的眼前欢快地跳跃着，旁若无人般地，一点也不怯生地，或转头或仰头或啾啾或瞧瞧，在一根枝条上刚停留一下，又欢快地跳跃到另一根枝条上，还不时地啁啾两声，好生令人欢喜惹人爱。

榕树上结满了如豆般大小的种子，熟透的早已变黑，未熟的还在努力地变黑。树底下，是一地的“繁星”。这是种子成熟后自然掉落的杰作，也是小鸟觅食的杰作。如豆般滚圆的种子被小鸟用力啄开享用时，免不了自然地掉落，一些熟透的果子轻轻一碰触就掉在水泥地上摔成了几瓣，有的还流出了少许黑汁，将水泥地弄了个大黑脸。还好，一场大雨，这黑汁就被冲得一干二净，并不令人生厌。

凝望，沉思，又是一阵欢快的啁啾声，一只小鸟从另一棵树上一振翅膀飞到了我的眼前，紧接着，又是一只，又是一只……

是唤它们来一同觅食，还是因为树下多了一个我，换来一起观察和欣赏我来了？正如诗人笔下灵动的文字：“你在看风景，风景也在看你。”也许，小鸟也如进了动物园一般，把我当成了园中的猴来欣赏呢。

突然，小鸟、榕树和官兵们天天在一个小院，早已成了熟悉的朋友、友好的家人啊！要不然，我凑到树下，小鸟怎也凑过来？是互道早安吗？想到这，我对着小鸟小声念道：“早啊，小鸟们！”小鸟们忙乎也听懂了我的心声，一声声啁啾地叫了起来，好像也在和我打招呼。

吃，他说对好吃，但不会买；我说那糖好甜，他说是好甜，但不会买；我说那玩具手枪好玩，他说真好玩，但不会买。12岁的弟弟从他未开包的香烟盒中挖出两根来，一根自己抽，一根给我抽。父亲发现后雷霆万钧，用双腿夹住弟弟“审讯”了半小时，弟弟顶不住“刑讯逼供”终于承认了，而我不待“审讯”就“招供”了，直到20多岁也不敢再摸香烟。我上大学时，曾去看望来党校学习的他，踌躇再三，提出要钱买一件白衬衣。他眼睛一瞪：“进城才几天呢，就变成这样了，你有两件衬衣嘛，短点没关系嘛，老百姓有几件衬衣？”退休以后，他常与老同事们谈起孩子的教育问题，每当有人提到后辈“不听话”时，他总是自鸣得意：“哼哼，要是我啊……”

父亲的较真更是名声远播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长篇通讯《宜章有个彭道安》。文章写道：在湘粤边境的湖南省宜章县，有一个叫做彭道安的工商局长，使从广东走私汽车到内地的那帮人闻风丧胆。据说，此人查处走私车毫不留情，无论是地方大员还是军警高层，无论是金钱还是美女，无论是硬招还是软招，统统过不了关。无数神通广大的走私车，都在宜章县的107国道趴下，在油盐不进的“彭霸天”面前趴下。当年我从贵州贵阳回到湖南宜章过春节，亲眼看见大年三十晚上有走私者跪在家门前，请求从轻发落，父亲始终无动于衷。父亲的逻辑简单而凛然：走私汽车是违法行为，谁要敢做，谁就要敢当！

父亲是2015年6月走的，是离85周岁还有24天走的，距今已经3年多了。父亲，您在天堂过得惯得好吧？天堂想必还有是与非、正与邪、好与坏吧？您大约不会改变自己的脾性吧？愿您坚守自我、保持本色，您的儿孙们会永远记住您的！

我更欢喜了，朝着小鸟们露出了笑容，小鸟们似乎也懂得礼尚往来，更欢快地跳跃、更欢喜地啁啾。也许是这一树的欢快感染了整个小院，旁边的榕树上，也传来了这一色的小鸟欢愉的叫声，叫醒了太阳，叫醒了海风，也叫醒了我美好的心情。

低头间，脚前方一片白色的印记窜进了眼帘，这不是鸟便便吗？难道树上有一个鸟窝？顺着鸟便的方位，我努力地搜寻眼前的枝条丫丫，一如鹅蛋般大小的鸟巢就在我的眼前，就在搬个板凳就能够得着的一个较隐蔽枝条上。我惊讶了，我的宿舍门前竟然还筑了一个鸟巢！

蓦然间，一个好奇地念头又冒上了心头。这么多的小鸟，该不只有一个鸟巢吧？于是，我绕着院子，一棵树一棵树地找寻，就在另一间宿舍门前，竟然也发现了一个。这个鸟巢，筑的更低，好奇的我踮起了脚尖，伸出身，3只毛绒绒的小家伙齐刷刷地探出了头，伸长了脖子，张大了嘴巴，它们这是把我当成了父母来喂食呢。

惊喜间，又一个疑问冒上心头：鸟筑巢往往都是就高、就静、就安全，院子里的小鸟为何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而且还把巢筑在我们宿舍的门口，还巢的这么低呢？难道不怕我们吗？不怕小鸟受伤害吗？还是这个岛上的小鸟就与其他地方的小鸟与众不同呢？我心中充满了疑惑。

是为排解寂寞，与官兵凑热闹？是信任官兵，能给小鸟遮风挡雨？是喜欢官兵，就愿与官兵同檐而居？还是早已把官兵当家人，愿一家人和谐和睦相处？疑惑间，想起了一句话：“种得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”，而我们的小院，是“种得小叶榕，引得小鸟来”啊！

院中小鸟个头虽小，却长得很快。一个星期后的清晨，当小鸟的父母叼着小青虫飞到窝边时，小鸟们竟都探出了长满淡绿色的头来，有一只胆大的小小鸟轻轻一跃，就叼走了鸟妈妈或爸爸嘴中的青虫。

想到还没见到宿舍门前的这窝小鸟的“庐山面目”，再过两天就要振翅飞翔了，不免有些失落。一个头高的战士似乎懂我，也似乎比我更好奇更关注这窝小鸟，待鸟妈妈一飞远，待我一转身，就走到鸟巢旁。许是被眼前的庞然大物给惊着了，窝中的一只小小鸟竟一振翅飞出了窝。紧接着，就是第二只，第三只，第四只。

我们很是自责、担心和害怕。担心小鸟的弱小，害怕太阳的毒辣、大风的无情，可后来发现，这些担心和害怕都是多余。4只小鸟离窝不一会，就开始不停地叫唤，很快就把不远处正在捕虫的父母引了过来。鸟妈妈鸟爸爸几声啁啾，小鸟们便陆续飞到了父母身边，不一会儿，又都飞进了窝。两天后，4只可爱的小鸟就在院子里的榕树间轻盈地来回穿梭，欢快地来回歌唱起来……

我立刻扫了一眼手机的屏幕——曲名是福雷的《船歌》。原来是福雷！我不禁有些惊讶。自从听过《拉辛之歌》和《安魂曲》，法国作曲家福雷的名字，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船歌，原起源于意大利的威尼斯。

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是最轻松的，高考的长跑终于告一段落，跳进龙门的鲤鱼也该舒缓地悠游一段了。我还是“清风无事乱翻书”。大一的中国古代文学讲《诗经》和先秦散文，外国文学讲古希腊神话，都是从盘古开天地讲起，但因为这些还没有与我的生命体验接通，我还不能从内心深处喜欢它们。倒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新文学开讲，鲁迅的散文诗《野草》、冰心的散文诗《繁星》《春水》、庐隐、石评梅的感伤小说，徐志摩、戴望舒的新诗，都曾或多或少拨动过我的心弦。但最对我胃口的还是两本薄薄的小书，一本是郭风的《鲜花的早晨》，一本是何其芳的《画梦录》。

两本都是散文诗集。

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，珍珠般散布着这样一些书，当你在恰当的时刻遇到它，你会觉得它简直是为你而写，里面的一字一句都应和着你的心跳和呼吸——它是“你”的书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一打开它，你就会立即进入它的意境、氛围的笼罩之中，与它的文气接通，仿佛手中拥有了支魔棒，无论从哪一个汉字进入，你的灵感的大门都会豁然洞开，火花四溅，熠熠生辉。

这真是一种奇妙的读书体验。

《鲜花的早晨》和《画梦录》，当时就是我的“灵感之书”。

记得《鲜花的早晨》中有一篇散文诗《在雨中》，我看见蒲公英：

……是一阵暴雨……
是一阵夏天的骤雨吧？雨从我们村庄的上空——

从那好像松散的煤烟一般的浮云与浮云之间，洒下来了。

这时候——

我看见有的雨水，洒在溪边的乌柏树上了；

有的雨水，洒在溪中了；

——我看那流动不止的溪水上，在雨中生起一朵朵水泡，好像开放一朵朵珍珠般的花朵；开放了，在溪水上浮动着，又立即凋谢了……

我看见有的雨水，洒在村前的石桥上了；

——过桥那边的溪岸上，有一条草径，两旁长着一片青草。我看见从我们村庄的上空，从那煤烟般松散的浮云间洒下的雨水——

——我曾反复吟咏这篇散文诗，那流动的思绪，舒缓的语调、回环的句式、往复的吟唱，都似乎溶进了我的血液之中，我的心随着这些优美的文字徜徉在雨后清新的大自然中，深深地陶醉了。

不久，我自己也写了一首散文诗，叫《小小的红衣女孩》，大意是在盛夏席天幕地的雨丝中，天地间一派渲染的浓绿，万径人踪灭，唯有远远的一个红点从小变大——原来是一

——过桥那边的溪岸上，有一条草径，两旁长着一片青草。我看见从我们村庄的上空，从那煤烟般松散的浮云间洒下的雨水——

——我被这股唯美忧伤的气息铺天盖地地裹挟，自己也变成了一朵瑟缩着做梦的小粉红花，“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美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她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。”（鲁迅《秋夜》）

我曾反复吟咏这篇散文诗，那流动的思绪，舒缓的语调、回环的句式、往复的吟唱，都似乎溶进了我的血液之中，我的心随着这些优美的文字徜徉在雨后清新的大自然中，深深地陶醉了。

不久，我自己也写了一首散文诗，叫《小小的红衣女孩》，大意是在

盛夏席天幕地的雨丝中，天地间一派渲染的浓绿，万径人踪灭，唯有远远的一个红点从小变大——原来是一

——过桥那边的溪岸上，有一条草径，两旁长着一片青草。我看见从我们村庄的上空，从那煤烟般松散的浮云间洒下的雨水——

——我被这股唯美忧伤的气息铺天盖地地裹挟，自己也变成了一朵瑟缩着做梦的小粉红花，“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美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她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。”（鲁迅《秋夜》）

写下《画梦录》这些如诗似梦般精致华美文字的何其芳，正是人生中做梦的年纪，他就像鲁迅《秋夜》里所说的那朵瑟缩着做梦的小粉红花；我也是。所有的青春都曾是“小粉红花一族”，尤其当你破天荒秘密地爱了一个人的时候，临风洒泪，见月伤心，那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

《画梦录》虽说是散文集，但开篇却是何其芳的一首诗《预言》：

——这是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

——这是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